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World
Famous*
CLASSICAL
Short Story
Collection

巴尔扎克、司各特

经典小说

上

王席贵 赵卫华/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巴尔扎克 司各特

经典小说

(上册)

王席贵 译
赵卫华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本书编委会编. 一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5

ISBN 7-80606-482-6

I. 世... II. 本...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
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5940 号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巴尔扎克 司各特经典小说

作 者 ☐ (法) 巴尔扎克 (美) 司各特

译 者 ☐ 王席贵 赵卫华

责任编辑 ☐ 李相状

出版发行 ☐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00)

经 销 ☐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德隆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 408.75

ISBN 7-80606-482-6/G·110

定 价: [全套] 1000.8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作者简介——

巴尔扎克(1799—1850)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
代表作家,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多产作家。生于法国
西部的都尔城。1831年,加入保皇党。1829年始写
的《朱安党人》,为其创作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

巴尔扎克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高老头》、
《欧也妮·葛朗台》和短篇小说《被遗弃的女人》、
《家庭复仇》、《猫打球商店》等。

巴尔扎克是一个天才作家,但他同时又具有较强的
名利思想和虚荣心。巴尔扎克一生拮据,很多情况
下激发的创作灵感是为生活所迫,然后,用其创造的收
入过一度的挥霍生活,所以,他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司各特(1771—1832) 英国作家。欧洲历史
小说创始人。生于苏格兰律师家庭。1789年进入
爱丁堡大学攻读法律。1806年始至逝世担任爱丁
堡高级民事法庭庭长。

1814年,司各特开始小说创作。他一生共创作
了7部叙事诗,27部长篇历史小说和一些中短篇小
说。他的主要作品有历史小说《修墓老人》、《罗伯·
罗伊》、《中洛辛群的心脏》和短篇小说《流浪人威利讲
的故事》、《高地的寡妇》等。

司各特擅长把环境变化和故事的发展结合在一
起,为后来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目 录



目 录

1

巴尔扎克经典小说

被遗弃的女人·····	(1)
家族复仇·····	(37)
猫打球商店·····	(113)
苏镇舞会·····	(171)
红房子旅馆·····	(236)
夏倍上校·····	(270)
高布赛克·····	(359)
玄妙的杰作·····	(423)
长寿药水·····	(455)

司各特经典小说

流浪人威利讲的故事·····	(481)
高地的寡妇·····	(501)
两个赶牛人·····	(577)
挂绣帷的房间·····	(606)
玛格丽特姑妈话镜子·····	(623)
卡农门纪事·····	(662)



巴尔扎克经典小说



巴尔扎克经典小说

被遗弃的女人

所有的小城都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风俗上有点异同。他叫加斯东·德·纽埃尔是位年轻的巴黎人。他在表姐圣塞市尔那儿过了几个夜，很快就与那儿的社交名流相识了。加斯东·德·纽埃尔昔日在法国的许多独立王国里曾见过这种模式。而每位善于观察的人都能发觉。

贵族子弟在省内被认为是不容置疑，是极古老的世家，可在方圆五十法里之外便无人知晓；这个永远就是这样的。这类型王室家族，往往是靠婚姻关系和那些贵族牵连在一起的，表面上谁也看不出来，似乎他们天生就是一个富有的家族。一般果敢的猎人充当这类型名门望族的家长。他没有教养，只有靠姓氏欺压别人。但他不得不在族长长大前低三下四。他对十九世纪产生的新贵从不承认，而且排出他们的头并不是贵族出身，几乎是政界的一件奇事。他的妻子说话又脆又亮；他从没有贻误复活节领主体的仪式。她不懂怎样教育女儿，总认为单靠姓氏不能永远富有。此外，他们根本不知当代的奢侈已到了何种程度，他们依旧穿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现在舞台上才有人穿的服装，而对于马车、家具和银器却是喜欢老式的，习俗和语言也很追古。这恰好于外省的俭朴习气成为一体。总之，这是些贵族遗老，但对土地的权利和成群的猎犬已经没有了，镶着饰带的服装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得意洋洋，把全盘心事都放在了遥远的王公上了。这个 incognito 的古老家族依然保持着独具特色的风格。这个家族里可能有人做过官，征战过汉诺威，你要与这个人物相通，仿佛走回了路易十五时代的历史中去了。

还有一个家庭非常富有与那个守旧的家庭形成强烈的对比，只是没有那么古老。夫妻俩每年在巴黎呆两个月，然后带回了那稍纵即逝的时尚和随时都有可能消除的爱情。

夫人虽然漂亮，但她不懂时尚，只是嘲笑邻居们的少见多怪，她的银器还是很有时代感的。在她身边总有几个小厮、黑奴和一个男仆。她的长子终日游手好闲，因为他有世袭财产，还配了一辆轻便马车。次子在最高行政法院里当一个小官。父亲是个官场老手，喜欢讲些皇室里趣闻轶事。他把钱都买了公德，他不想提起苹果油的价格问题，但还是露出了马脚，只是对省内大户的财产权表现浓厚的兴趣。他穿着教会里特制的衣服，佩戴着十字勋章。总之，这位贵族只想捞到油水，他对复辟王朝内部了如指掌。不过，他的保王主义思想已经淡薄了。《法兰西新闻》和《辩论报》他都订阅，而对方人《每日新闻》也很关注。

代理主教和主教大人，他们在这两大祭口中各占一半。这两个人家对宗教都很尊敬，并不是让他从驮圣骨的驴子这篇拉封丹写的两言里寻找结尾深处的寓意，这位老好人出身平民。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巴尔扎克经典小说

3

那些二流明星当然就排在后面了，他们有的当过舰长、骑兵上尉、属于那些年收入一万到二千利勿尔的贵族，当然也有的什么也没有当过。他们如果骑马走到路上，总是走在神甫和税务检查官之间，其实这代表了他们的一种地位。他们以前曾是些侍卫队或火枪队里的混混。而现在悠闲地在自己的花园里打发日子，他们对伐木或自己能造的苹果酒很有兴趣，因为他们觉得总比对君主政体有意思的多。有时他们在对陪嫁、权衡婚姻计算的心烦的时候，也要谈一些有关宪章租田党人的事。他的夫人坐在马车里，摆出一副官运气派的样子。她们每年都要经过反复盘算，然后求人从巴黎带回来两顶帽子。她们很爱饶舌，但没有表现出非礼的行为。

有两三个出身高的老处女，聚集在这群贵族人士当中，她们已经把人类的不动产问题解决了。她们的整个生命，连同她们的服饰等已经不可动摇地与他们的房子紧紧地连结到一起了。她们就是这里的精神支柱，时间见证。她们都形成了一种不被轻易改变的东西，她们的摇头尺度把握得不能再好，有时几句俏皮话也是说得那样恰到好处。

几个富有的资产家，因为他们自身的观点和财产，他与这个小小的圣日耳曼区浑为一体。尽管年龄都不小了，可是那里的人还叫他们小伙子。很显然他们还有资格当政员。他们肯定受到老处女的呵护，但引来了不少风言风语。

还有几个教士佩带襟带，又很风趣，也正因为这两点也受到这个名流社会的接待。贵族们整天呆在一起已经烦味了，就讲进来一个况立者给他们换换胃口。

他们头脑里的智慧是老观念加新思想。这些观念没有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新奇，上来下去就那么几招而已。谁也能经常感受到这几个招数，而且会长久下去。他们的思想观念已形成了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谁也无法给他们灌输进新的思想。他们的生活就在这个墨守成规的圈子里转来转去。这些就是就同对字数、政治、文学、法律等的看法一样，已经无法更改了。

要是有一外人加入到这个圈子，他们就会嘲弄他来，这里找不到巴黎社交界的风采。每个人都表现出他是个外人的反感，尽管他努力要适应这里的一切但无济于事。如果这个人在这随声应和，那人也必被他们骂个狗血喷头，说他是一个跟所有巴黎人一样坠落的腐化分子。

在这个小小的社交里，人们被受到所属党派的严密注意，生活中一切产物表现的一清二白，贵族就是贵族，价格是多少，好象这里一切都贴上了商标。当加斯东·德·纽埃尔出现在这里时，他有几两重已经早被天平称出来了，就连百分零点几的误差也不会有。他的表姐已经给他作了介绍，他再炫耀一下他的家谱、学识，以及他绅士风度。他受到高尚贵族式的接待，但极不提礼节，因为他还很年轻。一些女人已经向他发出暗号。他在奥日各地年收入八千利勿尔，他迟早要得父亲的玛索维尔古堡及其属地。至于他的学识、政治前途，都没有问题。他的土地肥沃，田租有保证，种植园已经开辟出来了，一切受用都由佃户来承担，苹果树历史悠久。他的文字准备买进二百两马即森林，正打算筑起一道整个的围墙，这一切只要与一个商人谈判一下就顺利解决了，任何有前途的人，也没有资格与他这样的优势相比。圣塞帝尔人狡猾多端，从来没有在这与加斯东的哥哥提起。因此，加斯东也很是讳莫，他哥哥生了肺病快要下地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生活了。这些人已被加斯东拿来取乐。他用画笔画出他们的形象,即便是最细微的地方他也不放过。他对这里的方言对他们粗野的性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这种单在一个圈子转来转去的生活,他觉得又如同回到修道院,于是他好像又陷入了危机,但还没有表现出烦闷和厌恶。植物刚从一地移栽到另一地,也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人也一样,也许慢慢地就适应了。假如再没人把他拉出来,他也许就适应了这种已经使他厌倦的空虚生活。加斯东每天都呼吸着各种空气。他对这种消磨时光的日子,不得不接受、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呆板、幸福的生活。

过去在巴黎,他对那种充满朝气,思想不断更新的生活十分热爱,可是现在已经把它渐渐忘记了。生活在这种空气里,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这种空气,而且要永远跟这种空气打交道。一天晚上,加斯东坐在一位老妇人和当地教区的一位代理主教中间。在这个客厅里,装潢得很有情调,地板是灰色,墙上几幅家人的像挂在上面,四张牌桌摆在地上,十六个人围着闲聊。加斯东除去品味晚餐,什么也没有去想。这是他来外省一天的盼头。突然,他觉得这里的风俗很有道理。他明白了这些人为什么能这么长时间围坐在一起玩纸牌,也明白了他们的打扮不为别人只为自己。在这种千篇一律的所有活动中,在对任何美都麻木不仁的世界里,他突然揣测到某种深奥的哲理。总之,他明白了奢华无益。巴黎的一切已经彻底地忘光了。

有一位少女,初次见面时,觉得每个部位都令人生厌,但现在却对她很是钟情。他就算是彻底地完了。他从外省到了巴黎,又从巴黎回到了外省,就好像从热锅中跳到冰柜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里。他听到的话，没有一句能激起的那种激情。

“您昨天看过德·鲍赛昂夫人吗？”一位老太太向当地王族的家长友好地问。

“我今早才去的。”他回答，“我发现她很痛苦，所以就没有让她明天来与我们共进晚餐。

“德·尚皮涅勒夫人和您一起去了吗？”老太太又惊讶地喊道。

“是和内人一起去的。”这位老人不紧不慢地说，“鲍赛昂夫人娘家与勃艮第家族是一个家族。当然，这不只是她本人。但是，只要他们的娘家是本家就可以开脱一切了。子爵夫人我内人可能喜欢。而且，这位贵妇人单身已经这么久了，很可怜，以至……”

德·尚皮涅勒侯爵说这几句话时，用一种平静冷淡的神情看着周围的人。这些人听他讲话也吃惊地看他。但是，人们对他难以猜测，他的让步是出于同情，还是出于害怕；他到底是她以荣，还是想使贵族携妻去看她。

贵妇们互相对视，好象在交换意见；于是，客厅突然沉默了，这足以说明她们对此不敢保持相同意见。

“这位德·鲍赛昂夫人，说不准是个风流的贵妇儿。”加斯东向他身边的妇女发问。

“就是她”，对方答，阿瞿达侯爵结婚后，她就去库尔塞勒住了。这里没有人接待她。况且，她很会应变，绝不会让自己下不了台。她单接待了德·尚皮涅勒先生，而其它人都没一概没有见，可能出于对亲戚关系的考虑。他们与鲍赛昂家族有联姻关系。尚皮涅勒家长房的一位小姐嫁给了老鲍赛昂侯爵。我们这儿不接纳和丈夫分居居住的女人，尽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管德·鲍赛昂子爵夫人是勃艮第家族的后裔。我们观念陈旧,就是愚蠢。德·鲍赛昂先生风度翩翩,又是官中要人,肯定是宽厚仁慈的,子爵夫人这样出色,真是大错特错,她真是给搞晕了……”

德·纽埃尔先生听到这些已经心慌意乱了,他思绪万千。他梦想种种可能出现的奇迹,或许一种无名的幸福,也可能灾难就要一起降临了。但是却没有什麼事物给他的设想提供准确的判断证据。在这个时刻,除了想入非非,还能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来描述这一切呢?心驰神往,一个个无望的计萌生了出来,爱情的幸福正在产生。也许这爱情孕育就等同于了爱情全部,正如尝到蜜糖的表面就把它的整个滋味都尝过了一般。德·纽埃尔先生根本不清楚那桩故事的,德·鲍赛昂夫人已躲到诺曼底了。那种事,很多妇女既想发生,可又只得耻辱,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各种名声从四处传来,是有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神奇。对于女人来说,罪恶的光荣同罪恶的耻辱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有家庭成员被杀而全家因此而得意洋洋,那么,一个漂亮的少妇,也可以因她的恋情而暴光引来轰动效应,而更加可爱。她越是让人反感,就越能获取同情,只有那些平淡如水的女人才只会让人对她冷酷无情。只要能引起别人注意,我们当个矮子也未尝不可。人们对高大的事物只是怀有敬意,而从不追究它能高大的原因。这时,加斯东·德·纽埃尔感到自己被推向德·鲍赛昂夫人,就是受了这种原因的影响,或是出于想试一下,或是觉着生活太平淡,总之反正是有理或者叫做命里注定。德·鲍赛昂子爵夫人用一种全新的娇美姿态出现在他面前,简直一个全新的世界。她充满了矛盾,有希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望、恐惧，也有争斗、训斥。她和加斯东在这里看到的女性无法与她媲美。总之，她是一位看得见、摸得着的女性。在这个园子里，没有情愿，连礼貌都是义务，即使一个小见解都要伤人，除此之外便是冷漠，冷漠。在这里，他还不曾遇到过一个比得上她的女性。德·鲍赛昂夫人再度谈起了他沉睡已久的爱情，此刻间猛烈地燃烧了起来。在剩余的时间里，加斯东几乎沸腾了。他要想办法到德·鲍赛昂夫人的家，当然，他要得到她。虽然她很聪明，但她也会受到新事物的诱惑，然而他还十分苛求，终想猜透一切，因此，要想得到她，必须得狠下苦功，而且成功的可能只有一半。子爵夫人从来不因不幸而沉闷，相反更加孤傲，同时姓氏也够她卖弄一辈子了。她在自己住地与外界打了一道墙。因此，一个与她不认识的人，想要进到她家，绝非易事。次日清晨，德·纽埃尔先生在小楼外徘徊了好长时间。他正处在一种所幻想信以为真的时间段。真是这种时间段激发他出去偷看窗户。他期待一个能看到她的、得到她的机缘，他对此加作了好几种设想，但始终没有想到这太荒唐。连续好几个清晨，但他还是空手而归。然而每来一次，她的意识里就更爱这个女人一回。因此，他在墙外徘徊时，只要听到里边有一点风吹草动，他的心就咚咚跳个不停。

他很想给她写信。但是，他不知该对这种从未见面的女人写些什么才好。他怕人家收到信后不可理解，而使他的希望破灭。一想到这些他就害怕起来。他被无数的可怕包围了。为此，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这条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妙计，表达了他是多么地爱她，多么地想得到她。种种社会上的怪现象经常在一个女人与她的情人之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间制造很多障碍，就像东方诗人描写的神话故事里那样多，而他们描写的并没有夸大其词，所以，在现实世界里，女人应该属于那种不畏艰难险阻，而从水深火热之中把她拯救出来的男人。一个穷苦的游方僧爱上了哈里发的女儿，他们之间的距离可谓之大，但他们的距离切然比不上加斯东和德鲍昂夫人之间的距离。德·鲍赛昂夫人对于德·纽埃尔先生在她周围掘起的壕沟一无所知；德埃尔先生的爱情，没有因为障碍大而停止不前。遥远的事物都具有吸引人的力量。这些障碍还给他的情妇提供了一个展现魅力的机会。

他对自己的灵感持有信心。他希望他的爱之火能够烧透一切，他认为语言比情书更具有穿透力；他对女人天生的好奇心理寄予了莫大的希望，他想利用德·尚皮涅先生实现他的计划，所以就来到他家里。他对这位绅士说，有人想找德·鲍赛昂夫人办一件很维妙的事，但需要她读一个陌生人的书信不知他是否信任这个陌生人。因此，他请德·尚皮涅勒先生见到子爵夫人时，顺便问一下她愿不愿意见到他。他一面请求侯爵如果子爵夫人不见他，一定不要把这件事张扬出去；另一方面要让侯爵想尽一切办法请子爵夫人同他见面。难道这样做就不是光明磊落的人了吗？他从来不做那些低级趣味的事！这位高傲的绅士，被他的糖衣裹着的炮弹给打倒了，他完全受骗了。所有用来征服爱情的高明手段都赐给了这个不露声色的年轻人。德·尚涅勒先生尽力想知道这个加斯东究竟想干什么，但加斯东正用巧妙的方式来对付他的试探性询问。尚皮涅勒先生那骑士的风度。你看不明白他已把对迎面而来的询问变成了恭维。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侯爵直奔库尔塞勒，老男人为漂亮女人动力都是这样有激情。德·鲍赛昂子爵夫人处在这种境况，突然收到这种口信使他大为惊讶。她左想右想怎么也弄不清楚德·纽埃尔先生会到她的家来。不过，在她作了对德·纽埃尔先生社会地位的调查后，觉得见他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刚开始，她还是回绝了；尔后，她盘问德·尚皮涅勒先生来访最终目的是什么，要和他商量该怎么办才好。最后，她把主意改变了。他们的商议，以及侯爵的守口如瓶，都使她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心。

德·尚皮涅勒先生不愿当个傻子，就装作一个知道又故意不讲的样子，说这次造访他大概一清二楚。她直想把它弄不明白，但还是无济于事。德·鲍赛昂夫人对加斯东周围的人做了各种各样的设想；她被被设想搞得头都发晕了，她还想是不是自己曾经见过这位德·纽埃尔先生。任何爱情技巧都无法达到这种奇妙的境界。为了尽快弄清是什么，德·鲍赛昂夫人耗尽了心血。

加斯东得知他可以去见子爵夫人时，他一方面为他的计划很快实现而欣喜若狂，一方面又为这样结束这场骗局而犯愁。“不用多想了，走就走！”他一边更衣，一边想，见到她，就是胜利！”快当要跨进库尔塞勒的大门时，他还想要是突然能有一个办法，解开他自己出的这道难题。

加斯东相信他自己是一个不畏险阻，永不返悔的那种“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人。他的打扮独巨匠心。就连一个小扣他却要扣好几次才定下来，他认为这往往决定他见面的成败。尤其是见德·鲍赛昂夫人这样漂亮的女人，只要靠自己精神的魅力和品格的高尚才能得到她的好感。高尚的



世界著名经典短篇小说集



巴尔扎克经典小说

11

品格恰好迎合了他们的自尊心,这表示了他们的伟大爱情,看上去这满足了他们的心灵;聪明才智对她们细腻的天性相呼应,于是她们以为已被别人了解了。一个女人,如果有人爱,有人疼、有人取悦,还会有什么别的奢望呢?不过凡是经历爱情的人,都能领悟到,第一次见面,不修边幅,藏而不露才是真正的卖弄风情。可是,当我们一旦成为政治家时,我们的经验就用不上了。加斯东不相信精神的力量,而只有靠自己的服饰来征服对方;当然德·鲍赛昂夫人也在精雕细琢,因为她不愿意让人觉得可怕。

德·纽埃尔先生在精神、体态、举止方面却有别人不具备的天然之美,这使他的姿势和思想又增添了某种雅趣,使他到处都能得到别人的原谅。他目光敏锐,又有教养,就跟他的敏感的心灵一样。他的神情也是很活泼的,尤其是眼神包含着某种热情与温柔,其实他的心肠也一样这么善良。他对子爵夫人提了很大的决心,就如同他的想象力和它坦率的性格。他穿过辟成英国花园式的庭院来到一个大厅,男仆问过他的大名后,走后又返回来给他引路。爱情的力量使他穿越了这一切,此时,他的心跳加快到从未有过的剧烈。

“德·纽埃尔男爵已到。”

加斯东小心谨慎地走了进去,但那种风度翩翩固然不能少。这其实很不容易,因为这里只有一个女人,他无形中逃不脱这种没有任何杂念的眼光。虽然天气不冷,但屋里仍生了壁炉,火光冲天。几柱蜡烛,发出细细的光芒。在壁火的一角,一位少妇在一把靠背很高的新式安乐椅上坐着,座位不高,可以把她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能尽情地显露出来;



一条黑色的长裙荡漾在她的身边，她的脚和腿一会儿浮出来，一会沉下去。子爵夫人因为扭头看德·纽埃尔先生，竟把书都没有放好而掉到了地上。可她毫不紧张，只是支起身，微笑地点头，像是向年轻人还礼。但她的动作小得不能再小，任何人都无法发现，身体正躺在那个深深的得体的安乐椅里。她把身子往前靠了靠，用力把炉火扒了一下，随后，她又弯腰拣起一只手套，慢腾腾地套到左手上，同时还想寻另一只，但很快把目光收回来，用右手把一把椅子指了指，好像是请加斯东坐下。这只手实在太小巧了，不仅白而且发亮，尤其是手指尖尖的，粉红的指甲就像一个熟透了的红桃。这位陌生的客人坐下来后，她把头扭过来对准他，那姿势里也透露出很多情调的成份，其微妙细腻的程度，简直是登峰造极。这是早年的教育和她一贯超凡脱俗的习惯，同各面各地表现出来的。她刚才的一系列动作都是在一种非常迅速而又不显得急促的状态中完成的。一个漂亮的女人，这样专注而从容地望着加斯东；再加上她那上流社会的贵族风度，早已把加斯东给弄晕了。他自从流放到诺曼底以来，就一直生活在一野木像人雕的人物当中。子爵夫人与他们形成极强烈的对照，对他来说，她简直是这一辈子中的梦中情人。所以，她超过了他以前见过的全部美女。

在这里，他仿佛又回到了巴黎。他觉得脚下的这块地毯是巴黎才有的，而且她与巴黎女郎相比一点也不逊色，她那娇美的体态，她那不加修饰的打扮，超过了任何一个外省的女人。

子爵夫人一头金发，棕色的眼珠，皮肤与所有的金发女郎一样白皙。前额隆起，都极富有诗意。她的头发很密，两